邮箱：
3213456266@qq.com
□主编：郝　良
□编辑：李　杏

父亲的姿势

□康合兴

父亲又在刨地了。从早到晚，他佝偻着腰总是这样在地里忙碌。地里的苞谷杆已窜起一人多高，田垅里嫩绿的稻青闪着油光交错摇曳，泥土和生命的气息，从地里爆裂出来，层层叠叠地穿插在山坳里的角角落落、坡坡坎坎上。

这个时候，我就会肆无忌惮地回味农事，一点点地仰视父亲劳作的姿势。坡地里的父亲，身瘦、筋凸、气喘，草鞋、大斗笠、背搭抹汗巾，就像一株玉米隐藏于季节斑斓的色彩中。

记忆里，天空瓦蓝如水，映照着通体金黄的玉米。它们经受了季节的垂顾洗礼，突然间就像邻家小妹一样饱满丰润起来，等待一种叫作镰刀和挑担的农具去检阅。父亲是此时的三军司令，他进入玉米地的时候，我很难分清哪是玉米，哪是父亲，因为他栽玉米苗的单膝跪地、扳玉米俯仰起伏的姿势，就是一株谦逊而淳朴的玉米在向季节致敬、向土地跪拜。

人生天地之间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农作物来命名自己的，那需要一定的品格、积累和付出，父亲绝对是有这个资格的。

春天刚一踏上山间的土地，暄腾的山坳里就会出现一个佝偻背影——父亲套上他的耕牛扶着犁铧，在山间拾级而上的田垅里，耕耘他的憧憬、梦想和生活。那石灰岩夹杂沙粒的泥土在他的趾缝间吱吱地钻来钻去，冷嗖嗖的寒风从山坳的缝隙里直闯过来，在父亲斑白的鬓角打个旋儿横扫而过。父亲夸张地高高举起手中的竹枝，却只轻轻地落在牛背上，苍老的吆牛声悠长在山谷里回转。此时，伫立田头，父亲和父亲一样佝偻的背影和耕牛匍匐拉犁的姿势，在我的眼中是一道绝美的风景，定格成罗丹手中一尊生命的雕像！

炎热的夏季，整个山坳里热浪腾腾！父亲一个人扛着锄头向他的梦工厂——田野里走去，所有的青苗都在向父亲这样执著的农民垂头致敬！地里那些杂草疯狂地围攻庄稼。这是敌人，庄稼的敌人，父亲的敌人。父亲猫了腰，低了头，锄头在青苗间犹如疱丁解牛游刃有余，锄到草倒，不伤青苗。那是父亲一生历炼的结果，多年劳作的娴熟。自力更生，丰衣足食，在今天看来，这也许是一句冠冕堂皇的话，而在只会农活没别的本事的父亲的锄下，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！父亲在青苗间时现时没的身影，以及背上成片泛白的汗碱，像敦煌壁画一样穿越风雨的剥蚀，成为我内心世界里永远不灭的图腾！

秋天来了，玉米棒开始泛黄了，稻子弯腰了。这时，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会长时间悄悄地蹲在地头，并无烟瘾也要点上一根，让袅袅青烟飘出一季一季的心事。成熟的玉米棒高大挺拔，齐刷刷地立在父亲的周围昂首向天，向父亲颔首致意！承载父亲一季饱满的稻黄梦想即将化蛹成蝶，精神抖擞地在镰刀和打谷桶指挥的大合唱中走出农事。

想好哪一天开张，父亲显示出一年中从未有过的忙碌和紧张。去村里老铁匠铺打一把上等的镰刀，再蹲在门口的青条石旁边撩水边细细地磨刃。秋收那几天父亲总是睡不安稳，常常起夜昂头看天——他内心深处总担心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淡一年的期待与欢乐。其实对收下来的粮食，父亲心里早已安排妥当，需要多少天晒干水气，需要挂多少棒子在梁上，需要多少谷箩上仓。父亲就在这一片辉煌的畅想中开刀了！他割稻割得飞快，砍秆砍得顺溜，透着一股对农事的得心应手。苞谷的秆棵在他的刀下优雅地卧倒，等待秋后晒干后丢进灶膛燃烧成灰！成片的稻黄在拌桶的叮当声里有节奏地叩击着父亲的梦想，干瘦的父亲担着谷箩，披星戴月亢奋地往家挑，半个月的工夫就把成堆成片的梦想从坡坡坎坎挑回老屋。当玉米粒完好地装进袋子，谷子响梭梭地倒进谷仓。穗穗金黄、颗颗饱满的梦想，映照着父亲的脸，父亲抹一把脖间的汗，苍老的皱纹舒展成秋天怒放的菊花……

母亲说，父亲年轻时脾气暴躁，周而复始的农事把他桀骜不驯的性情磨砺得异常温顺，一种木讷的憨厚久久地承载着父亲的命运，几十年来如玉米棒一般挺立在庄稼地里，性格沉稳而坚韧。

在与父亲30多年的交道中，父亲品格中对农事虔诚笃定的血液早已注入我的脉管，在操枪弄炮、舞文弄墨的异地他乡，我常在阳光极好的午后，想念父亲劳作时黝黑而坚韧的背影，想念父亲耕地吆喝黄牛的纯厚乡音。于是，我每次回家探亲，都会卡准秋收时节，尽可能在琐碎的农事时光里，与父亲并肩作战。

前段农忙时节，我带着女儿回家探亲，只在田间地头转悠一圈，就被父亲赶了回去。山间的田野里、坡地上，只有父亲高高地卷起裤角，赤裸着青筋绕背的双脚，弓着犁铧的姿势，拉长老态龙钟的吆喝，赶着耕牛划破季节的寂静。父亲曾经宽大厚实、高大挺拔的脊背，如今佝偻成了犁铧的弓形，还在固执地挣得生命里的一片光景。

当我坐在办公桌前记下这段文字，恍然中，见得层层叠叠的农田，有一个人以一株成熟的玉米的姿势昂首站立，看护着脚下的那片土地——这，就是我的父亲，一个已经整整七十岁的乡村老农！

无眠夜

□冰冰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父亲离开我已经十年了。如今留给我的唯有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缅怀。在父亲节来临之际，翻阅自己十年前的一篇文章，不禁又一次泪湿眼眶。

许久不曾独自一人回家看望我的父母了。自结婚后，每次都有丈夫相伴，后来又是三口之家一起回家探望。在电话里听见大哥有些犹豫而含糊的语气说爸爸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有空回家看看吧。我的心立即开始紧张不安起来。

周末的下午乘上火车急匆匆赶回家。推开门，一眼看见父亲虚弱地坐在床上，倦着身子，用手撑着头。头上的白发也变得有些稀疏。看见我，他微微发肿的脸上立即有了兴奋的快活，开始不停地问我一路的情况，车上人多不多，挤不挤，有没有座位。却并不提自己的病。我坐在床边，看着那张伴我长大的已经苍老的脸，泪开始回流。许许多多的点滴在心头起起伏伏。那些童年的，少年的，成年的一幕幕画面在眼前不停地闪过，而画面的中间总是有一双满含慈祥的眼睛定格在中间。我知道，那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一双眼睛。我的一举一动都牵引着那目光的移动。可我该怎么来回报啊，我的父亲。

父亲是长年的高血压引发的心脏病。先是眼睛有些发肿，后来是脚肿到踝关节，而现在是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眠。我不知道，我年老的父亲在经历了八十年的人生历炼之后，在漫长的黑夜里会想些什么。整夜整夜啊，听着儿孙们的鼾声，看着老伴沉静的睡容，想着远方的他最小最疼爱的女儿，我的父亲，整夜无法入眠的父亲在想些什么呢？

可父亲每次在电话里总是拉着长长的尾音说："你好——啊"总是说："没什么，你妈妈把我照顾得很好"。总是在电话里女儿、女婿、孙子一个个地问，问得很详细，很认真。而我每次总是报喜不报忧。站在电话的两端，感受着父女相连的心跳，我竟不知道父亲这次竟然病得这样厉害。我感到深深的恐惧和来自心底的内疚。每次想回家都是以"忙"作借口。而"忙"总是有借口的。我的"忙"成了我忽略父亲身体状况的理由。我真是恨透了我自己。

父亲在我回家的两天里居然每夜都能安然入睡，睡得很沉，连我推门进去看他都可以不醒。我更为自己的"忙"感到羞耻。坐在他的床前，我开始无眠，将无眠作为对父亲的报答，作为对自己的惩罚。

天亮了，父亲睁开眼睛惊骇地看着我，问："你没睡？"我带着甜甜的笑容说："哪里，我刚醒。"

父亲啊，我亲爱的父亲，我怎能在您刚有了两个晚上安稳的睡眠之后再让您看见我的忧伤。

水中的屈原

□王建

那时，水是泊在子宫里的静谧的波涛
养呼吸、养学识、养气质
世界，自母亲跟前朝着地平线的遥远疯跑

此刻，水是屈子面对的最后一汪柔软的时光
呈莹白、呈浅蓝、呈深绿
生命，在一圈圈涟漪里朝着岁月淡泊地微笑

往后啊，水该是屈子英灵外那缕弥漫的雾气
绕汨罗、绕荆楚、绕华夏
前世，仍在一片汪洋里静观宇宙的飘摇

是谁，腰挎一柄青铜长剑，手捧诗歌的竹笈
荆楚之风在吹动谁的麻布衣衫
谁的胡须被慨而慷的决绝捻动

又是谁，签收了一个诗人对家国的忠贞与眷恋
深幽水域下抢食香粽的那尾鱼不是你啊
七彩门楣上悬挂的那枝绿菖蒲也不是你

茫茫荆楚，悠悠汨罗
早已经把你送还给了那本绝世的《楚辞》
你说诗歌必是喷薄在尺素之上的气血
你说诗人必是时代社会的精神领袖

捧长剑，揣浩气，先生啊
请再送现代诗人们一条雪浪滔滔的江河